

第十五期

國際通訊

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職港香

事變結束無可能

陶希聖

一 近衛新閣的任務

近衛新閣的方針，宣達於八月一日的聲明。聲明發出以後，「東洋經濟」雜誌很痛快的批評道：「結束事變，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如此之類，與以前的內閣宣佈的方針，沒有什麼不同。這個聲明一樣的空泛，並沒有說出國民所要知道的具體方法。」這個批評可算得日本經濟界共同的想法。

「八一聲明」比以前歷次戰時內閣聲明，在「結束事變」這一點上更加強調。「結束事變」的方法固然沒有指出，可是也沒有歷次內閣「支持新中央」那樣的濫調。東條英機對於「結束事變」的原則，

在他的談話裏曾經說過「以合理的有效的的方法」，可是也沒有說出什麼方法是合理的有效的的方法。在這裏，有一點可以推測的，就是「支持汪政權」並不是「有效的的方法」。否則，「汪政權」在四月一日已經發表過停戰命令了，又何必必要日本政府再求什麼「有效方法」呢？

由於近衛東條（以及松岡）從來沒有提到「支持汪政權」，於是有一種推測，以為近衛新閣一面固然將要加緊對中國的軍事，一面將要向中國政府直接謀和，一掃從前「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這個推測也許不止於一個懸想。也許近衛新閣要向中國試探和平。

如若中日戰事不能在近衛新閣手內「結束」，則近衛上台可以說沒有足以號召日本國民，及把握日本國運的手段。中日戰事不「結束」，則無論南進，以及「建設高度國防國家」，可以說都沒有把握。「直接和平」當然是「有效的」結束事變的方法。可是近衛新閣能不能完成「直接和平」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提出下面的幾點意見。

二 「東亞新秩序」與「結束事變」

近衛八一聲明與前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聲明，有一點是共同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在八一聲明裏改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

說到「東亞新秩序」，其內容在理論方面，就是「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以及新文化建設」這一套。這一套東西，最初的依據，是汪日訂定的「日華協議」，由此發展為「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再充實為阿部汪南京談判的「基本條款」。

「東亞新秩序」的內容，在事實方面，由中國境內的一百萬日軍與四十萬日僑每日每天在淪陷區製

造。他們用武力製造的「事實」，通過「汪政權」的手，化爲所謂「要綱」與「條款」。

「近衛聲明」的「東亞新秩序」理論已具備繁複的內容。這繁複的內容，每一條每一項都含着日軍日僑在中國淪陷區裏製造的「事實」。近衛縱可以否認汪日談判，再進一步，縱可以取消他自己的聲明，却無法無力取消日本軍人以及日本財閥聯合在中國製造的各種「事實」。何況松岡八一談話高揭「不退轉」的口號？

近衛東條松岡自然都明白「汪政權」無力無用，不能「結束事變」。可是他們爲什麼還要結束阿部汪談判呢？他們的用意在假手於汪以造成一個模型，向自由中國的頭上一套。他們無論用武力也好，用外交也好，總想把自由中國也捺進他們的模型之內。

若爲自由中國打算，接受「東亞新秩序」這一套模型，和全被征服是一樣的。日本用一百萬兵還不夠全征服中國，自由中國如在外交上加入了「東亞新秩序」，在日本是一個便宜，在中國是一個失算。日本如能檢得這個便宜，不獨日本對中國的原定計畫全可實現，又可以進行他的南進政策，並「建設高度國防國家」，準備應付一九四六年。因此近衛新閣必將努力覓取「直接和平」的路線。

這是中日和平無可能的基本論點。

三 宣傳與誘導

上面的基本論點之外，還有下面的幾點，可以說明「直接和平」不可能。

第十五期目錄

- 一、事變結束無可能
- 二、從羅馬尼亞到蘇德
- 三、英國的艦隊是美國的盾牌
- 四、日本在亞洲東南的新米倉
- 五、東南亞增加對日鐵的輸出

第一、和平談判作爲宣傳資料，這是日本軍人乃至政客慣用的方法。曾經有一個時期，日本政府想「以和平倒國府」。如有和平的接觸，則日本企圖宣傳出來以分散中國抗戰的力量。

第二、和平條件隨時加價。日本對中國要求的條件，無論是戰前的「廣田原則」，或是戰後的「近衛聲明」，都是空洞的原則。他的用意，是在隨時充實並增廣內容，以達到併吞中國的最後目的。日本方面初提條件，總像很輕，及至進一步談判，則一切苛刻要求，不獨每次談判可以增添出來，即在同一次或同一天的談席上，還可以立時增添。

第三、實際行動超越條件。條件即令已經確切規定，日本方面的行動仍然不受限制。比及他的實際行動已造成「事實」，他就再根據「事實」，加提新的條件。

我們可以說，日本軍人或政客的作風，第一步在誘導中國政府言和，第二步再加緊加強其控制，並擄取苛刻的條件。

四 政治與經濟的控制

日本與中國的和議如若成立，日本當然願意撤退其作戰的部隊。他撤了兵，然後可以用力量去「建設高度國防國家」，並可以抽出力量去實行南進政策。可是我們要知道兩件事：第一，日本撤兵是不會輕易的實行的；第二，日本一面撤兵，一面却要駐兵於衝要地點，以控制中國。

一百萬日軍撤退，是一件艱難的動作。即令日本政府有誠意決心撤兵，他仍然要中國用保安隊接防，要中國劃出不駐兵地帶，以及其他附帶的保安處分。

日本對中國沿海沿江地帶已經取得的控制，決不肯放棄，第一他要防止中國再有反日的運動，第二

他要維持他已經建立的政治經濟軍事特權，第三他要監視中國今後的政策與各項計畫，以求適合他的政策與計畫。

在軍事上，他要以滿蒙控制華北，以長江下游控制華中，以沿海島嶼控制華南。在政治上，他要以各地的口口政權挾制中國政府。無論是王、梁、汪，乃至於彭、張、傅，他都不會放棄。他決不會放任三年抗戰的軍政力量自由統治中國。在經濟上，他必須要維持並發展他的「國策公司」以及他們的「子公司」。爲了這些，他必定要在衝要地點駐兵，至少要取得駐兵權。

在這樣的控制之下，中國縱不算是亡國，也至少是一個準亡國。汪精衛說：「中國人如果能使日本方面相信，我們就可以得到好條件。」我可以說，使日本相信的確實保證，就是讓日本駐兵，派顧問，設特務機關。但有一層，汪政權現在已經讓日本有駐兵權，已經接受了日本的顧問和服從了日本特務機關，爲甚麼日本還沒有給他「好條件」？最好的條件是無條件，日本對於朝鮮早已無條件。汪政權終竟比朝鮮還不如，終竟還是一個後進吧！

日本軍人政客沒有第二套作風。在這麼一套作風之下，中日之間，不獨和議不成，並且和議也無法開始。日本要「建設東亞新秩序」，中國要保持領土主權，兩個理想相差很遠。我們現在不獨沒有看出日本軍人政客有悔禍的徵象，甚且看見他們迷途愈遠。（二十九年九月八日）

從羅馬尼亞到蘇德

李毓田

一 分割後的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的處境，正和從前捷克、波蘭等小國相同，都是因爲本身力量脆弱，地位特殊，單獨既無力量對付侵略，自不能不在外交上尋求個依靠。

它先加入國聯，而國聯只是高調會談所，事事不能解決；一九三三年，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在倫敦經濟會議發表了侵略的定義，一時頗博得全世界愛好和平者的同情，因此，它便和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協定，而蘇聯却刻刻不忘比薩拉比亞，將該地繪入蘇聯領土之內，標識曰：『此地現被羅馬尼亞軍隊佔領。』（註一）它爲求集體安全，於一九三四年與希臘、土耳其、南斯拉夫締結聯合條約，而不能團結一致，反互相猜忌；一九三九年（四月），它接受英法安全保證，而未幾歐戰爆發，法國敗降，北歐各小國相繼淪亡。它繞來繞去，萬不得已，最近纔終於投入納粹的懷抱。

羅馬尼亞投入納粹懷抱後，滿以爲可以苟安一時，殊不知蘇聯趁德國傾全力西進之際，突然要求割讓比薩拉比亞，並加上北布哥維納；因爲無力對蘇抵抗，只有聽從『友邦與協商國』的勸告（註二），於是五萬方公里東北大好山河以去。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東北國土方失，而西北、東南問題繼生，即匈牙利要求割讓德蘭斯瓦尼亞，保加利亞要求割讓多不魯甲。羅馬尼亞在德義壓力下，於八月三十日先簽字割讓德蘭斯瓦尼亞四萬五千方公里與匈牙利，既又於九月七日簽字割讓多不魯甲七千七百二十六方公里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此次總計失去國土十萬二千餘方公里。

羅馬尼亞於被分割後，因外交上的重創，而惹起內政上的鉅變，九月五日，羅王加羅爾（Carol）授權安東尼斯科（Antonescu）將軍組閣，即日頒布命令兩道：

- 第一、解散國會及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成立之憲法；
- 第二、限制羅王之權利，包括軍隊之統率、接見及派遣大使、訂立條約，其他權限概由總理安東尼斯

科執行。

因爲民情憤激，以致暴動頻發，加羅爾無可奈何，翌日乃又宣布退位，現在且已逃亡瑞士了。

加羅爾退位，卽由皇太子米嘉爾（Michael）繼承爲國王。

安東尼斯科於執政後，對內卽取消『御前會議』，並將陸軍情報部長斯坦芬尼斯科（Stefanescu）及宮廷情報部長莫洛索夫（Morosof）撤職，對外則宣布增加對德義軸心關係。

現時擺在羅馬尼亞面前的，一是靜候強隣宰割，一是投降軸心，甘願做納粹附庸，安東尼斯科則顯然已選擇了後者。

不過，羅馬尼亞這次國境糾紛，並不是單純對蘇、匈、保割讓問題，割讓問題只是其一面而已，還有另一面，卽背後蘊積的蘇德關係變化。

二 蘇聯南下政策與德國東方政策

蘇聯南下政策，卽以地中海、波斯灣爲目標。

從歷史上看，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俄國要求君士坦丁堡，卽爲向地中海發展，惟未得各國承認；然一八二八年至二九年俄土戰爭後，亞得利亞堡成立議和，俄國卒於希臘、塞爾維亞等地獲得勢力範圍；一八三三年俄土締結攻守同盟，俄國又取得韃靼納爾海峽的特權；以後，俄國之企圖領有君士坦丁堡，爭取近東、巴爾幹霸權，與英國阻止其勢力伸張，遂永留爲歐洲史上纏繞不清的大問題。

上次歐戰，俄國參加目的也無非爲達到其南下政策，惟因國內發生革命，單獨與德議和，以致功敗垂成。

一九一七年，鮑爾雪維克革命成功後，蘇聯政府雖發表聲明，廢棄從前帝俄時代所締結之分割土耳其及佔領博斯破魯斯，韃靼納爾兩海峽密約，惟自一九二一年蘇土締結修好條約，一九二五年締結友好中立條約，一九二七年締結通商條約以來，蘇聯却又在積極的向土耳其發展了，尤其是一九三四、三五年對土信用借款，無利息，定期二十年，一九三六年關於韃靼納爾海峽恢復武裝國際會議，蘇聯極力擁護土耳其，其用心可知。

其次，對伊蘭，一九二一年締結修好條約，其第六條有如此規定：蘇聯『爲防衛本國利益上之必要，以執行軍事上措置，有在伊蘭領土內派遣軍隊之權利。』再次，對阿富汗，一九二一年締結修好條約，一九二六年締結保障條約，即爲防止英國從阿富汗北上。

至最近，蘇聯向羅馬尼亞要求割讓土地，支持保加利亞的土地要求（註三），藉以向保示惠，更其顯然。

然而，蘇聯的『南下』，却與德國的『東進』，發生了正面衝突。威廉二世的三B政策，企圖從波羅的海建一鐵路經柏林直達巴格達（Bagdad伊拉克京城）的計劃，雖然因上次歐戰被打消了，可是，希特勒却把古代的 *Drang nach Osten* 傳統思想，確立爲『東方政策』。這東方政策，即以波蘭、捷克、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烏克蘭、保加利亞、希臘、土耳其、伊拉克等地爲目標，現在波、捷、奧已爲德國所滅，匈、南、羅、保、希已成軸心的勢力範圍（參 J. F. Horrabin 製地圖，註四），納粹勢力所未侵入者，只蘇聯之烏克蘭、土耳其、伊拉克三地而已。

德國在『東進』中，其最大障礙即為蘇聯。威廉二世在『統一世界策』裏，固道：『若使俄國而遂其希望（指稱霸巴爾幹半島），任其自由行動乎，則大彼得以來所垂涎之君士坦丁堡，為所占領，席捲巴爾幹半島全部，侵略亞細亞土耳其，相度根據地，建設大海軍，掌握地中海之制海權，代英國而稱霸，我德意志所欲建設之世界大帝國，豈不為之妨害乎？』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也說：『我國社主義黨人，必須決心放棄我國戰前的外交政策傾向。我們要採取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那便是遏止日耳曼人紛紛向歐洲南部和西部移殖，而使我們的視線向東去。我們已經結束了戰前的殖民地和商業政策，只是注意未來的領土政策。我們現在一談到歐洲新領土開闢問題，必須想到俄國和它接壤的國家。』

希特勒執政後，根據新聞報道，關於三B政策雖不聞有何消息，但一九三八年德捷締結新約，允許德國從布勒斯勞切斷捷克造一公路直達維也納，預定一九四〇年完成；這條路的目的，即在於縮短由柏林向巴爾幹的路程。此外，還有一種計劃，即開鑿萊因河與多腦河間之運河，一九三八年德國預定，到一九四五年全部工程可以完竣。

多腦河橫貫德國，掠捷克而過，經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流入黑海，此運河開通，便可以把北海與黑海連接起來，它可以控制北歐與東南歐的貿易，並可以吸收黑海沿岸的物資。

同時，德國對於多腦河軍事上的利用也並不放鬆，據說德國M. D. W. 公司打算建造一種專門行駛於多腦河與黑海之間的船舶，這些船舶當然即是做運輸艦的。

希特勒是先擬控制多腦河出海口，以後便容易對付蘇聯、土耳其了。

三 蘇德關係的微妙

從上以觀，蘇德之間根本存在着一種利害衝突；這種衝突，即隨着德國軍事的進展而高漲。

照權威者觀察，蘇聯侵佔波蘭、芬蘭，併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以及最近分割羅馬尼亞，不單是蘇聯的領土慾，對德國勢力過於膨脹，蘇聯發生不安，也是一種警戒的意味。（註五）

這種觀察，我認爲是對的。先從紅軍駐防上說，土耳其只有七十萬兵，伊蘭只有二十萬兵，阿富汗只有十萬兵，以如此的薄弱兵力，蘇聯當然用不着去防備，但據一九四〇年五月末調查，紅軍在克里米半島却駐守五個師團，外高加索駐守十四個師團，戰車四個旅團，中東方面駐守十四個師團，其餘在波蘭、烏克蘭與德交界處更不知尙駐守着若干。據九月八日哈瓦斯電稱，蘇軍現正沿芬邊境推進。同日路透電稱，土耳其自七日起防區擴大，包括韃靼納爾海峽，及歐洲土耳其全部，僅留一狹區可以通行，可見黑海風雲緊張之一斑了。（註六）

再就分割羅馬尼亞說，比薩拉比亞原是一八一二年俄國侵略羅馬尼亞所得的領土，到一九一八年又由羅馬尼亞收復，但俄國總不承認那再是羅馬尼亞的領土，所以這次也一定要『收復』，尙有說詞；然而爲何又將北布哥維納掠去？這除領土慾外，即具有防德意義；因爲北布哥維納緊臨捷克、波蘭與烏克蘭之間，於軍事上是一要地。

再次，就外交上說，德國欲想控制多腦河口，已如前述，但是，蘇外長莫洛托夫八月一日外交報告上，特別重視多腦河畔。其言曰：『今比薩拉比亞與北布哥維納，既劃入蘇聯，蘇聯之領土自隨之增大，結果，蘇聯邊疆又向西移動，直達多腦河畔，除窩瓦河外，多腦河即歐洲最大河流，又係許多歐洲國家最重要通商要道之一。』這將德國對多腦河的計謀可說完全予以揭穿，此其一。蘇聯對英美關係，逐漸改善，一方固由於英美外交之努力，一方也是蘇聯感覺德國威脅，有早日與英美求得諒解之必要，此

其二。羅馬八月三日合衆社電傳，德義日蘇將成立軸心新計劃，但事隔月餘，最近蘇聯始發表聲明否認其事，很明顯的是爲與英美圖謀接近的一種表示，此其三。

至於德國方面，據日本駐柏林名記者報道：自六月末德國的精兵即漸向東波蘭移動。現時東波蘭蘇聯佔領地帶盛產石油，德國非常垂涎，至擬以華沙地方交換，置於自己勢力之下。羅馬尼亞之油田，如蘇聯投一石，德國即有與蘇決戰可能（註七）。

在德義兩國與羅外長換文中，特聲明德義保證『羅馬尼亞國家之完整與不可侵犯』，這自然是對蘇聯而發。

羅馬尼亞京城七月廿九日合衆社電稱，希特勒與莫索里尼，現已促令多腦河國家密切合作，建立一強固藩籬，以防止蘇聯向西擴展。羅馬七月二十六日合衆社電稱，此間天主教機關報稱，軸心國家現正合組一新巴爾幹集團，自蘇聯在多腦河流域採取行動後，此舉愈見迫切云。

還有，最大的衝突，即德國決不肯放棄烏克蘭。德國對烏克蘭與蘇聯對比薩拉比亞情形甚相似；但德國對烏克蘭之需要比蘇聯對比薩拉比亞之需要，則遠過之。據專家研究，德國雖已稱霸歐洲大陸，但如不能得到英法殖民地，其糧食、石油問題仍然未能解決，故非奪取烏克蘭不可。

現在蘇德關係，可以說正在對峙之中，其衝突約有兩種情勢可能：

- 一、蘇聯如對羅馬尼亞再有領土企圖，與德義上述的『保證』發生矛盾；
 - 二、德國在西線假若確定勝利，回頭向烏克蘭進攻。
- 通稱巴爾幹爲火藥庫，如是說來，羅馬尼亞應即此火藥庫中的火捻子罷。

註1.. Hitler's Route to Bagdad, P.147.

註二：羅馬尼亞京城七月三日路透社電，羅馬尼亞外長奇托安諾二日向參院及衆院外委會解釋割讓比薩拉比亞及北布哥維納與蘇聯之理由，稱：『吾人之友邦與協商國，勸吾人接受蘇聯之最後通牒，以避免戰事在歐洲此部分發生。……』

註三：莫斯科八月十三日中央社電稱，十三日『真理報』發表由官方授意之論文一篇，評保加利亞索取多布魯甲事，稱蘇聯對之頗爲諒解，並認其要求爲正當，故當予以支持云云。

註四：同註 1 P. 216。

註五：七月十五日出版『外交時報』，橫田喜三郎之『蘇聯動向』。

註六：The Hongkong Sunday Herald, Sept., 8, 1940.

註七：九月號『改造』山本實彥之『希特勒凱旋與德國之將來』。

補註：華盛頓九月十一合衆社電傳，德國在與蘇交界處駐有一百萬以上軍隊以防蘇。

英國的艦隊是美國的盾牌

Melvin F. Talbot

本文登載於美國「現代史料」八月號，作者係美海軍高級軍官，兼「美國亞納坡里斯海軍學院」的講師。由本文可看出美國軍備之強大與否，和他對於一般對外政策，特別是遠東政策間的重大關係。作者認爲美國在海軍擴軍未成功之前，勢將放棄南美和遠東的利益，但如英美海軍能够合作，則可有保障。文中作者

所謂日本和中國的調和，可以建立遠東新的安定秩序一事，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日本即使不能從中國取得富源，也不至向美國有所進犯。此外，本文很可以表明美國及其海軍界之大美國主義和大海軍主義的精神。作著者在文末聲明說：此文祇是他個人的意見，而不是美國海軍部或海軍界大多數的意見。（譯者）

一八〇二年時，有些謠言傳到美國托馬斯·傑弗遜總統（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說：路易斯安那州大概已由西班牙軟弱的手中復歸到拿破崙治下的法國之強有力的掌握。這些謠言激動他寫出以下的话：美國「和英國及其海軍相結合」的時候已經到了。（註一）

傑弗遜是一個孤立主義者，而一生永為共和法國的朋友，而為「口口口英國」……的仇敵（註二）。他之反對「糾纏的同盟」一警語，是流行在每一個學童口中的。可是，他却公開尋求一個和英國艦隊的完全同盟，以之作為美國反抗大陸上勝利的軍國主義之有力的盾牌。

這樣一個「艦隊其實」的盾牌，其發生作用是起自購買路易斯安那之前不安的幾個月，以至於今日的。第一次美國便是在英國這個海軍陣線後面，庇護了美國的門羅主義宣言。一支英國的分艦隊會居間扞格美國海軍上將杜威（Admiral Dewey）和德國對馬尼拉干涉的威脅；而在上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海軍艦隊，並得到美國海軍的有力援助，保障了戰艦由荷布金（Hoboken）到布列斯特（Brest）和聖·那莎爾（Saint Nazaire）之海上通道。

如果現在英倫三島被襲擊和被征服，則英皇家海軍或則要落入德國的手中，或則在一個最後勇敢的戰鬥中拚其一擲（這更有可能），或則駛往加拿大，在那裡，牠們因為缺乏船塢和技術的供給，將會即

刻失去巡邏或作戰的能力。這裏，牠們便要依靠美國海軍站和造船廠，以爲修理和替換之用；沒有這些，一個最有力的艦隊均要腐朽，一經腐朽，迅速接着便是不能動作。

這一種情形對於美國在今日危險世界中的國防上表示些什麼呢？其對於將來又可有什麼意義呢？對於美國的直接危險，是尖銳而真實的。縱使英國艦隊沉於海底，永遠不爲勝利者所取得，或者在聖羅倫斯河上銹蝕了，德國的海軍力，加上被佔領法國的助力，再加上意大利和日本的力量，其對於美國今日在南大西洋的統治和我們在菲律賓殖民地自治政府之光榮的試驗，仍有嚴重的威脅。南美洲（其蘊藏的農產和礦產的富源，足以補救歐洲困難的經濟）很有可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被人侵入，而變爲將來進攻加勒賓海和巴拿馬運河之現成的根據地。美國並非能夠完全信託他之造船工業可以很快地超過正在亟亟企圖取得海軍霸權之歐洲和日本兩方面之聯合的造船業。

至少在以後六年內，美國還不能重得西海面的優勢，其原因是不難找到的。造船場的建造，和戰艦的建造（戰艦即是在船塢裏製造出來的）是有同樣的困難。海軍造船場的後面，有機械的器具，鐵路線，製造所，電力廠，及數千工人與機械師的住宅。嚴格的說，美國現在要創造的東西，還不是戰艦，也不是爲建造戰艦而增設之船塢，而是全部的工業趕製品，且爲趕製這些工業品，又必需先從事於礦產的開採。

議會上的撥款，能够在一個下午就通過了，金錢能够在一個星期內就集齊了。但是建造大批近代戰艦所需要的工具和勞力，則在若干月內決不能獲得。如果英國艦隊損失了，則美國便要設法渡過四五個危險的年頭，俾在這些年頭中準備鍛冶場，然後武器方可最後由此而來。

危險的年頭，在美國並不算什麼新的東西。美國國家是在世界戰爭的痛苦和血汗之中產生的，「約

克頓之役」(註三)以後僅約十年，另一個世界戰爭(註四)便又侵襲到那時完全沒有武裝而又在北、西、南三面爲歐洲領土所包圍的美國身上來。那時實是真正的危險日子。然而美國終設法渡過了這些日子。那時美國成爲施展外交手腕的主體，(註五)以此才獲得時間來創造戰爭的物質武器。當時美國必須以部份的讓步，換得休養的機會。美國必須暫時抑制自己對於加勒賓海岸貿易之正當要求，甚至於放棄在自己的密西失必河上航行。當外國的衝突變得十分有威嚇性時，美國便很謹慎地將自己船隻從大海上海上退回來。這些都是實在的退却。但是轉變時期到了。一八一二年時，(註六)美國已能很光榮地在海上舉起自己的旗幟，並且在其後兩年內已能成功地防衛自己的海岸和自己的邊界，以抵抗不斷的侵襲。

很有可能地，美國立刻便要遇到上述同一的問題，如果在美國本身力量還未擴張之前，作爲盾牌的英國海權即已被破壞。很有可能地，美國在遠東的影響和利益會蒙受損害；遠東的白人的條約權利，會完全損失；南美的市場，會於一時期失去。但是，自美國的太平洋的夏威夷根據地起，東至巴拿馬運河，北至永遠友好的加拿大止之海面統治權，相信其仍必是美國的。至少一個侵襲的軍隊是絕對不能通過它們。如果一個由亞洲來的或由歐洲來的勝利者(或且兩方面同時來的勝利者)，當着美國現有的海軍艦隊之前，敢於實行進攻美國的海岸，則這個由大洋所保護、由迅速擴充的軍隊所防守、並且因有高度效率的工業及完全不依賴於外部輸入品而強固之美國國家，被激完全走入戰爭，亦必能擊退任何一個以全部的進攻。

所以，美國在英國艦隊失敗時所遇到之直接危險，乃是在遠東已減低之威望和他在整個西半球海面之優勢的可能消失。維持遠東威望和西半球海面優勢，本是現已死亡的海軍軍備限制條約中的五·三比率所依據以建立之根本政策。蓋一個戰鬥艦噸數和英國相等、但超過於日本的美國艦隊，是即

可保證美國在西方完全的安全，並且也有若干希望，保持他在遠東傳統的與和平的政策。所有參加談判上述條約之政治家和海軍戰略家，沒有一個會料及英國艦隊會有一日不再居間扞格美國和將來的大陸聯盟者。事實上，直到今春德國閃電勝利以後，美國才覺悟到他在遠東和南美的利益有同時受聯合的強國威脅的危險，這些強國之每一個均應用其巨大的海·陸·空力量，並且似乎均形成一種內政制度和對外政策，來反對美國在門羅主義的構造範圍以內所希望的和平和穩定。而這便是美國今日所遇的威脅。這個威脅只有在英國能夠維持其主權，其帝國，其艦隊（這是最主要的）之時，方可完全地並直接地予以消除。

然而英國艦隊的破壞之成爲直接打擊美國的亞洲和南美利益之信號，也不是必然的。戰爭的疲勞會迫使勝利者駐足。他不進行足以引起戰爭的外交的和經濟的衝突，而更願和美國締結友好的關係，也並非不可想像的事。便於從非洲和亞洲取得原料的歐洲，是很可以自足的。一個統制的歐洲經濟是不需要獲取南美的資源。至於遠東，中國和日本的調和成爲遠東新的和更安定的政治經濟秩序，亦常有可能。如果上述的考慮比進一步而更危險的征服野心，更易於觸動一個對於英國艦隊勝利了的德國，則美國便可得一些時間去改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並藉以準備用來擁護該政策之一切必要的武裝。

如果這種情形幸而能成爲事實，我相信美國將利用這休息的時間來創造，並來維持（這是最重要）一支如威爾遜總統所要找的「世界上最有效率而無匹的」艦隊。美國將變爲並永遠維持之（這是最重要）爲海上的大國。這裏所謂大國的意義，是指一種顯然的優勢，足使任何聯合的敵人均不敢向美國威嚇。美國將要使自己獲得昔日曾建立和築成了的大英帝國的那樣海上無條件的霸權。

在以前，不論是對外政策或海軍政策，都是建立在國際勢力均衡之上的。美國在這一均衡之中，任

何時均可爲自己利益而增加一方面的重量。美國在革命時代、一八一二年戰爭時代、甚至在上次世界大戰時代的海軍和陸軍，均是決定外國鬥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力量，如果沒有美國參加，那些鬥爭便要陷於僵局。只有這個力量，才能使美國這個國家可以衛護本國的政策，而不致爲了這個政策而只是單獨一國來反抗整個敵對的世界。如果英國艦隊現在沒有了，美國便必須獨負其責。然凡是在美國海軍中生活過的人，是不會懷疑美國有防禦自己海岸、甚至整個西半球以抵抗任何敵人的能力，祇要美國有準備的時間，並能進而使美國人民年復一年不斷地並且豪壯地担負起這大規模的武裝使命來。

十年前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一個顯然破產的德國，一個貧困的意大利，和一個島國的日本，會在軍備上成爲世界領導的國家。這些國家能够做的事情，美國也都能做。事實上，美國以他非常豐富的自然富源，是能够最後超過他們的。其中只是一個組織、意志、和實行的膽量問題。美國是沒有爲製造子彈而不要牛油的問題。二者美國均可有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改組美國的生產力。很可惜地，爲要武裝，其自然的結果，要使那些在現行經濟秩序方面，有投資利益的人，大概將受很重大的損失，在要武裝的情形下，許多舊秩序的變更均是必須和不可避免的。美國不能經過通常商業購買的程序，來增購大量擴大的軍備。甚且美國將需要在局部的統制經濟下來指導牠們的處理方法。而這種統制經濟在此轉變時期是要使某些已建立之工業，失去材料和勞働力的。

如果很多現在生產各種時髦和新奇的享受品之腦力的和勞力的工作，均必須轉變爲軍備的製造，則美國人自不免在一種更簡單、更斯巴達化，更近似於那與各種困難爲隣之國家的環境中生活。並且到將來更好的年頭（這些年頭我們現在還看不見），我們可以把刀劍改鑄爲犁鋤了的時候，我們還是要臨到一個同樣麻煩的變動，在在均需有所計劃，有所安排，所以仍需有一種近似統制生產的制度，以便再度

作消滅貧困的鬥爭，而不致使近代社會受到破壞。據我看，這是安全的代價。美國人爲要世世代代保持傳自祖先之年青的，未曾損壞的民族偉大特性而付出這些代價，其實也並不算太高。

這些都是今日歐洲戰爭給與美國之影響。如果英帝國和英艦隊仍能存在，則美國將可避免由德國勝利所必帶來之最迫切的危險。美國可避免這種足以擾亂美國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自由構造之急切擴軍時期。美國可得勢力均衡的重新建立，有此新的勢力均衡，美國便不必維持如歐洲和亞洲那樣的巨大軍備。今日凡是祈求和平的人，莫不祈求英國軍旗，繼續在英倫海峽上光榮的飛揚。那是「其屋之干城」，那是「其對外安全和鎮定之水的屏藩」。一個英國的防禦如能够成功地或至少能够有較長時間地保證英艦隊之繼續存在，那便是美國之在南美的和遠東的第一道防線。

美國對於英國海軍的依賴，我相信，祇是暫時的。美國將立刻建設自己的國防，建設自己一支艦隊，其在每一大洋的優勢，均足以超過任何假想的結合敵人。美國業已獲得其教訓。在美國此後的時間內，絕不再依賴國外靠不住的勢力均衡。美國絕不再將自己的信任，完全寄託在英國艦隊上面。英國現在離歐洲大陸空軍的和潛水艇的根據地太近了，而且太易於被封鎖，使其不能繼續成爲前此那樣的歐洲勝利軍隊和巴西與阿根廷之外露海岸間的緩衝物了。美國將來稍受威脅時再不能找到如傑弗遜總統所要我的「和英國及其艦隊的結合」了，即使英國艦隊這次能渡過英國當前所遇的非常危險而生存着。

如英國果能渡過今日的危險，如他在前此多次所曾渡過的一樣，則美國便有時間按照程序來準備自己非常擴大的海軍軍備。但如那個艦隊在敵對歐洲的轟炸機，運輸機，和潛水艇攻擊之前屈服了，則美國將於此後的六年內被迫放棄美國在南美和東方的利益；到了六年後美國便可在海上展開有力的海軍，那是無人敢與之爭雄的。那時美國無須再依靠遙遠的各大洲上的戰事形勢了。那時美國將獲得美國的歷史

本社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從未發表。如蒙轉載，請標明『國際通訊稿』字樣，爲盼！

國際問題研究社謹啓

命運、權利、和勢力，足以單獨反抗所有的侵入者，防守西半球的海面，而成爲美國民主和美國自由之保障。（一辛譯）

譯者附註：

（註一）見傑弗遜給他的駐巴黎代表的訓令。內有云：「……法國這種舉動會把兩個在一齊能壟斷海洋的國家聯了起來。因爲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必須與英國及其海軍聯合爲一體。……」

（註二）「□□□□」係拿破侖語。美國在獨立運動時常利用英法當時的衝突，而取得法國人的援助。故其時美國人思想上常有較反英而親法者。

（註三）一七八一年美國獨立革命時，美國方面得法國海軍之助，在約克頓地方戰敗英國，結果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的獨立。約克頓之役即指此次戰爭。

（註四）一七九二年法國共和政府對奧宣戰，翌年對英宣戰，造成歐洲同盟對法的戰爭，此後拿破侖崛起，大戰繼續二十餘年。

（註五）指當時華盛頓和傑弗遜等人創立及應用中立主義的外交政策。此政策對於尙未十分強盛的美國避免或緩和對外衝突之作用甚大。其產生之歷史背景，亦正在此。

（註六）拿破侖對歐洲各國的戰爭，至一八〇一年有暫時的中斷，至一八〇三年又引起英法戰爭。結果使美國商業備受摧殘；一八一二年英國堅持要搜捕美國船上的英國海員，致釀成美國對英的宣戰。這算是美國建國以後第一次以自己海軍力量對外戰爭了。這個戰爭延長兩年，至一八一四年的年底結束；英美訂立了「間堤條約」。

日本在亞洲東南的新米倉

Kurt Bloch

〔本文譯自「遠東調查」半月刊九卷十四期。〕

要不是爲了世界各地正鬧着重要的政治與軍事行動，有許多經濟發展，人們都不會加以注意，日本對亞洲東南部廣大產米區逐漸發生新的依賴性，便是其中之一。通常說起來，日本的米糧是自給自足的，如果遇到國內歉收，需要亞洲東南部輸入米穀補充時，也當作一種無關重要的普通現象。在現今世界危機之下，亞洲東南部米糧的輸入日本，却加重了日本在南太平洋區域的利害關係。此外日本亦不啻幫助許多產米過剩國家，解決因爲歐洲出口受阻而引起的滯銷問題。

依照近今情勢的發展，日本和其屬地產米的供給，就在擲節消耗量的現在，已有不敷日本都會市場需求的趨勢。日本都市的人口，在此戰時經濟期中，已見急速的增加，現時大部分已經倚賴外國米。本來依照規定，外國米與本國米時常是三與二之比；這個比率事實上時常暗中增加到四比一；消耗的外米，四倍於日本米。這兒應該注意的是，日本擲節食米消耗運動，一逕沒有鬆弛過。正宗酒的產額，因爲日政府的限制，繼續在低減下去，不過米酒的短少，反鼓勵一般人私釀與其他違法舉動。日政府原來的計劃，是九成米攙入一成麥。後來因爲缺少大麥放棄了這項計劃。日人近來正推動其他計劃，目的在多吃麥類與麵飽，以代替米穀。這個計劃還是遇到了困難，原因是今年麥的收成，比去年的要少得多。

日本和其屬地缺乏食米的其他例子，還是很多。日政府積貯大量米穀應付非常的計劃，並沒有成功

。當然，人民在收穫後將米來繳稅、納租、還債的時候，政府米倉的存量增加得最快。日本政府希望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底，能够積儲六百五十萬「石」（Koku）的米穀（一「石」大約等於一百四十公斤）。就是這種尋常計劃都沒有實現。在四月十一日，政府實際的積穀，據說祇有六百萬石，日政府希望在四月底，總數能够達到一千萬石，多半是在國內少數收穫量以外，再加上輸入的米穀。

我們論到日本食米的情形，有不能忽視的一點：即在近幾個月來，日本政府彷彿還是採取取締廣泛的，作為投機之用的私人囤積。為了鼓勵他們出貨起見，政府曾三令五申的聲明，這種投機的囤積者不能，也是不應該期待國內的米價，會超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所規定的標準。此外，又授予縣長廣泛的權力，統制各縣食米的經濟。縣裏已經積貯了多少的存米，而這許多數量，在統計上，多半是設法躲避在政府儲米總數上登記的。

一九三九年中，日本有好幾處農村，收穫的稻穀，還不够供給他們維持至一九四〇年收穫時自己的消費。除掉這幾處歉收的農村外，政府還得在收穫季最初幾個月裏，用存米來接濟城市人民的食用。

從上列情形看來，日本政府搜購大批外國米，也就毫無足怪了。購買這許多食米，大部分是由幾家日本大公司經手。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正式宣佈購買外米一百二十萬石，約等於十七萬噸，這筆數目，據說要到一九四〇年正月底才能輸入。雖則實際上米的輸入，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便開始的，可是從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二月，日本輸入外米的總數，祇有十二萬噸左右。這筆由平常可靠材料估計的數目，是根據日本由國外輸入米糧價格的材料得來。從一九四〇年起，日本的統計表上，雖已將外米輸入正確的數字刪除，可是仍可由外國貿易統計表上推測得到。在一九四〇年三月，日本從國外輸入米糧的價值，總數在二千四百萬日元以上，而前三月外米輸入的總數，大約是二千一百萬日元模樣。我們將

上述十二月至二月的輸入加以估計，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日本輸入米糧的總數，必在二十六萬噸以上。這種輸入，迄今並無終止的現象。恰巧相反，我們獲得了許多報告，日本在仰光正訂購了大批的米，祇是因爲貨船艙位不敷，還不能就運到日本去。

所以米的輸入，在日本對外貿易上，開始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在一九四〇年最初三個月，它們的價值，約等於日本全部輸入的百份之五；單在三月一月，米的輸入就等於這月輸入總數的百份之七。從華中輸入的食米數量很少；照日本的統計，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爲止，總數祇有三萬噸左右。在同一時期，上海從國外輸入的米，比較平時超出很多，換句話說，日本從中國搜括了一部分米，中國不得不增購洋米，來抵補這一筆缺額了。

在日本輸入米糧的總數上，中國米至今都是佔據一個不大重要的地位。日本輸入的米，大部從亞洲東南部三個產米最多國家獲得。在一九四〇年最初三個月，日本從越南、泰國與緬甸輸入貨物增加的數量，和去年同期比較起來，恰和米的輸入數量相彷彿。日本和這三個國家的貿易，前時總是出超，結果現在則形成重大的入超。

緬甸、泰國與越南，平常供給世界全部米市場百分之九十五，美國、巴西、埃及與意大利次之。一九三九年，上述各國輸出米的總數，在七千一百萬噸以上，大約總數的一半是由緬甸輸出，其餘的一半，則由越南與泰國兩國平分。這三個國家，實際上都是栽培同一的穀物。大半墾殖的土地，全用在種稻上面。而整個收穫，大半倚賴着出口市場。米的出口，成爲出口的主要項目。這三國輸入上必須償付的外匯，也大部倚賴着米穀換得的款項。在緬甸，米在貿易統計上，每年祇佔出口總數百份之四十至五十模樣；事實上，因爲緬甸出口貨物裏，石油佔百分之二十以上，所以在統計上，米在出口貨物上所佔的成份

，也就看得低得多。至於越南與泰國，米在總出口上便佔百分之四十五至六十，它們的經濟，完全要看出口的多少與價格。

緬甸的總輸出量，比泰國或越南的都超過得很多，緬甸米的出口，因為享有帝國優先權的關係，在英帝國內比較容易找到市場。英屬印度與錫蘭兩地，完全依賴本國每年收穫量的大小，所以緬甸全部的出口米，有一半是賣給這兩個英屬隣國的。其餘大部分，普通是運到英屬馬來亞推銷，原因是英屬馬來每年出產的米，祇能供給當地消耗量的三分之一。此外，緬甸大部剩餘的米，平常都可以在歐洲，特別是聯合王國銷售。

同樣的，法屬越南的米，在法國及法國其他屬土，也享有優待，近年來，越南出口的米，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便都是運到上列地點。越南又和中國，英屬馬來與荷屬東印的米市場隣接，上列地點如缺少食米，越南可以儘量的供給。特別是中國的需求，對於越南農夫有很大好處。在中日戰事爆發以前，中國的保護貿易政策，曾有效的防止西貢米大量輸入中國口岸，因為對外米徵收相當高的關稅，所以國產的米穀能夠暢銷於沿海通商口岸，不慮洋米的競爭。譬如將華中多餘的食米，運至廣州，便有許多特殊的辦法。

一九三六年，中國從越南輸入的食米，曾減低到越南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以下。一九三七年，因為中日戰事的關係，曾一度使越南米在中國市場有暢銷的現象。不過在下一年度，西貢的運輸量重告低跌，一部分是因為中國購買力減少，一部分因為越南在一九三八年食米的收穫並不充裕，不仰賴中國願主，也不愁貨物沒有銷路。在一九三九年，中國的購買量重又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不過那一年輸出中國的食米，還遠不及輸出印度的數量，因為那一年印度歉收，越南出口的米，有四分之一是運到那兒

去的——這在印越兩國的經濟史上，可說是一個突破以前的最高紀錄。

泰國在海外市場，雖享受不到像緬甸與越南那末優先待遇，可是仍能維持它的米業，而且它的出口，大部是集中在兩個隣國的同—市場——此外，近年來日本也多少訂購一些暹米。泰國能夠維持這種現狀，大半還是因為越南米，從亞洲競爭的市場退出，轉向有優先權保護的法屬市場的關係，這樣，不啻是讓暹米在亞洲市場上，有了較自由的活動餘地。因此暹米才能够將大部的米，輸入英屬馬來、荷屬東印，在一九三九年，又多少供給一些中國的食米。像越南一樣，泰國也可以運輸大批的食米到印度市場上去。歐洲和加勒比海口岸，泰米也可以推銷相當數量。

不用說，自從歐戰爆發，亞洲東南部產米國家的海外市場，便受到了嚴重的阻碍。越南實際上失去其母國的全部市場，第一因為船隻運輸的困難，以後因為地中海封鎖聯軍的船隻，現在則是因為法軍的戰敗。同樣的，緬甸也失去了她的歐洲市場。前時時常向亞洲東南部，特別是向泰國購買相當數量的古巴，因為缺少運輸船隻的緣故，已經就近向美國購買。

還有，印度的情形也改變了。今年印度可以有相當的豐收，所以今年米的進口，可以沒有去年那麼鉅大的數額。此外一九三九年遠東產米不足區域的食米需求，不祇是基於平常的消耗，而是為了一般增加存米，預防意外的運輸不便，或是太平洋上發生海戰的緣故。在東亞，特別是戰略的要地，都設置了儲米的倉庫，譬如香港現在便存有足夠六個月的米糧。新加坡也同樣積存大批的食米。荷印大多數開採石油地點，特別在婆羅洲與蘇門答臘，都積存着大量的米糧。荷印政府本身據說也在各島上許多地方，積儲巨量食米，以備萬一之用。這許多原因，都會相當損害一九四〇年米市季節的狀況。

不過另有一個反面的現象，減輕了這種不利形勢，這三個世界上最大的亞洲產米國家，在一九四〇

年可以輸出的剩餘米糧，估計起來祇有六百二十萬噸至六百五十萬噸之譜，換句話說，比較一九三九年的供給量要少去百份之十左右。這種可能輸出的減少，現在根據收穫的報告和過去國內消耗量的經驗加以估計，以緬甸爲最嚴重，預料出口減少百份之十至十八，或是四十萬噸至六十五萬噸；泰國預料要減少百份之十五左右，或是二十七萬五千噸。越南則預料可以保持去年的同等數量。

今年遠東米市場的發展怎樣，當然難以逆料；不過因爲缺少船隻運至歐洲或美洲市場，產米多餘的國家，勢必將大部分食米，就近往隣近國家推銷，乃勢所必然。菲列濱需要大量運入外米，所以一部分米，可以將菲列濱作爲尾閘。不論菲列濱的需要，與米石出口量的減少，在一九三九年年底起展開的東亞米市場購買力，和一般的情形並不相稱。

這個市場情勢的變更，完全由於日本突然需求大量的食米而起。日本的大批搜購，刺激了越南、泰國與緬甸的米市場，產米過多的國家，都希望日本能够成爲一個新的大主顧，藉以替代因歐戰而失去的歐洲主顧，以及在歐戰開始時大量囤積的主顧。

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半月，日本開始購米，那和穩定西貢、曼谷與仰光的米價，有顯著的關係。根據這三個產米國家的貿易報告，截至正月底爲止，日本搜購的食米，不下於六十萬噸，內中百分之四十購自越南，百分之二十五購自泰國，其餘則購自緬甸。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底，仰光的米商，希望日本會購進一百萬噸左右的緬甸米，那便是等於七百萬日本石；從日本方面傳來的報告，也指出日本的購米，實際上可以達到不下於一千萬日本石，或是一百五十萬噸左右的數量。

當然，日本實際上究竟購入多少米糧，至今迄無詳細的報告。不過市場上的報告，和對外貿易的統計表，都指出截至三月底爲止，日本購米的總數，至少已達四十五萬噸至五十萬噸之譜。其中二十六萬噸

以上，實際上已運入日本，其餘由緬甸購買的二十萬噸，因為船隻缺少艙位，還沒有起運。至於業已運至日本的食米，一半以上是由越南輸入；依照法方的統計，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二月，運至日本的食米約達十四萬噸。泰國同期輸出約十萬噸，不過並不能全數依照統計上所規定的期限，到達日本的口岸。其餘則由緬甸與中國運出。日本在四月初設立的政府米倉，有四分之一，依賴着亞洲東南部的食米輸入。外米輸入，對於日本食米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這許多洋米輸入，日本政府的米倉，實際上便不要想改變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歉收年份所造成的窘態。

因為同時運華米量增加，這種日本搜購食米運動，也就格外變得重要起來。在一九四〇年最初四個月，中國輸入的洋米，根據海關的統計，總數達二十五萬噸左右，比較上年同期，幾增兩倍半以上。這批食米，會被華中日軍部的大米倉搜括多少過去——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顯然是不容易估計。無論如何，從華中開往日本的米船，平白增加了上海需求洋米的數量，那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方面要求的增加，和日本突然成為東亞大米倉的買主，自然影響到遠東的米價，米價突然堅挺起來，成為一種小規模的暢銷現象，這種米價的飛漲，和西半球的情形，恰成尖銳的對照，因為那兒還沒有一個像日本那麼重要的主顧，會來突然大批的購買，替代已經失去的歐洲顧主。事實上巴西，南美最大的產米國家，現在便因為市場不景氣，備受嚴重的壓迫。

直到現在，關於一九四〇年第一季的米貿易，還沒有可靠的材料，不過由日本當局不斷的告誡人民節省食米一點上，可以推測到日本繼續依賴外米供給的情形，並沒有什麼重大的變更。在另一方面，一九四〇年第一季亞洲海上船只的缺少，使這問題格外的複雜起來，貨艙地位的不敷，結果造成了日本多買西貢米，而少買暹羅米；今年三月日本停購緬甸米，便是引用船只缺少的理由，結果造成了緬甸米價

的暴跌，現時緬甸米市場，和西貢與曼谷的不同，就像巴西與亞洲產米國家的不同情形一樣。

從仰光到日本的路程，幾乎兩倍於西貢到日本的路程，而曼谷到日本，亦比西貢到日本多六百英里左右，所以日本現在顯然是比較樂意購買西貢米，而這種傾向，特別因為這三個東亞產米國家，現在祇有越南一地能夠輸出一九三九年那麼多的數量，越發變得顯著。中國自然也喜歡向越南購米，所以從一九四〇年正月以來，中國從西貢購入的米，遠較從泰國購入的為多。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正月，泰米運往日本的，多半和越南米數量相彷彿，可是二月份運往的數量，還不及安南米三分之一。所以在今年第一季裏，如和去年同期比較，亞洲祇有越南一地，還能夠輸出較多的食米。

從一九四〇年最初兩月的詳細數字，我們可以清楚看出越南米業轉變的方向。在一九三九年正月和二月，西貢出口的米，三份之二是輸往法國與法屬地方的。在一九四〇年最初兩個月，西貢輸往法國地方的米，比較去年同期，減縮到三分之一光景。在另一方面，在一九三九年正二月份，日本完全沒有購買什麼西貢米，可是在一九四〇年同期，却購入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來往越南與中國及香港的船隻，比較一九三九年的數量，增加了兩倍半，從一九三九年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八，一九四〇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七。這樣越南因歐戰而整個失去的市場，恰好由中國與日本來予以抵消——在一九四〇年最初兩個月內，越南出口的米幾達四十萬噸，或是佔一九四〇年預料中出口總數的四份之一，比較去年同期的米輸出超過百份之六十。三月份西貢米的輸出，雖沒有達到同樣的記錄，而今年第一季的運輸量已成爲決定的重要性是顯然的了。

這樣越南可以說是接近了她的所謂自然市場。（前時在法屬地方的市場，可說是政治性質的。）泰國與緬甸的產米減少，在其他亞洲市場上，也可以減少許多競爭，上述兩地，雖因中國與日本需米要求

的直接利益較少，可是在改進一般遠東米市場上，它們也間接受到了好處。

此外最有意義的問題，便是運輸問題。我們如果記得一九四〇年第一季裏，船隻運輸情形的嚴重，還不及以後——在德國侵犯斯堪第那維亞與荷比，和意國參戰以後——的利害，我們就可明白，日本要繼續仰求外米供給，現在運輸實已成為一個重大問題。三月底日本的停止採購仰光米，便是說明貨倉地位不敷，已經嚴重妨礙了日本購米的計劃。

國際情形迅速的變更，現在顯然不是將經濟利益作為政治動向的預言時候；不過直到作者草本文為止，日米的供給情形，和日本外交家對於亞洲東南部和平的重視，這兩者中的聯繫，看來並不是勉強附會的。不論日本強有力的南進計劃怎樣，日本現時依賴亞洲東南部的米倉，特別是法屬越南，可以說是阻止日本在南太平洋上作海軍冒險的一個因素。要是果真動作起來，往好處講，維持東亞平民食糧的已屬稀少船隻，情形將愈見嚴重無疑。往壞處講，它會在日本人口繁密的工業中心，造成一種無法解決的食米危機。（錫如節譯）

東南亞增加對日鐵的輸出

Patricia Glover Barlett

（譯自本年七月三日“Far Eastern Survey”）

一九三九年日本由東南亞輸入的鐵，比由其他任何非日本統治區所輸入者為多，而且比以前任何一年他由東南亞同一地區所取得者，也得多。此種增加之足令人驚異者是在於下面一點：即僅僅二十年前

東南亞還不會被人視之爲一個鐵苗的重要來源。現在，許多新的發現表明世界中這一部分的鐵的未來生產，是可望超過於現有的產量。這表示日本人於他們努力避免自歐洲，或美洲，或甚至自印度運輸生鐵之高費用一事，已得到成功。（印度的生產，已證明其不足應付外國的和本國的需要。）

英屬馬來亞是東南亞諸國中開始經常運輸生鐵赴日的第一個國家。馬來亞鐵之生產——由日本資本支持，日本企業家管理，並且由日本船全部輸出於日本——是和日本鋼鐵工業的發達密切相隨的。一九二四年，有二十三萬五千噸的生鐵，運到日本；十年以後爲一百十三萬五千噸，而一九二九年輸出爲一百九十四萬四千七百零一噸，計價值叻幣九百十四萬九千七百四十六元，而達到一新的高紀錄。一九三九年貨運，比一九三八年超過百分之二七，比一九三六年的舊高度，超過百分之二〇。馬來亞對日鐵的輸出的最大增加，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前九個月，其比一九三八年同時期的輸出，超過百分之三〇。唯此後，即一九三九年之末三個月，其趨勢便下降了；每月輸出由九月之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二十八噸降至十二月之十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噸。此種跌落一部分是由於多雨冬天之常有的季候性的跌落，然亦尙有其他致此的因素：如日本因缺乏煤炭和發動力而漸降低其工業活動，船運困難的增加，高度的運費和保險費率，以及歐戰爆發時馬來亞政府施行輸出領照制度等皆是。非到一九四〇年年初數月輸出數字已可稽考時，其全部非季候性跌落的範圍，是無法推斷的。

一九三九年東南亞對日本鐵輸出的巨大增加，不僅馬來亞一地，而且還有菲律賓。菲律賓的鐵鑛於西班牙統治時，祇有極小規模的經營，而上次大戰時，則在美國人經營之下突然發達起來，但直到馬來亞已開始對日輸出鐵十年之後，他才開始了大規模的輸出。自輸出之第一年即一九三四年起，全部菲律賓生鐵的輸出，如英屬馬來亞的一樣，均流入於日本的市場。（是年菲律賓全部鐵生產爲七千噸，都送

往日本。當菲律賓法律禁止本國以外的任何人利用該羣島的自然富源，阻止了日本企業家直接佔有和經營菲律賓鑛產時（如日人在馬來亞之所爲），日本和菲律賓鑛業之商業的和金融的關係，已頗爲密切了。例如，一九三九年菲律賓鐵鑛公司（Philippine Iron Mines, Inc.）這個主要公司已同意於是年內供給日本生鐵七十七萬噸。又據云奧古杉鐵鑛公司（Augusan Mines, Inc.）亦已同意於十五年內每年最少供給日本二十萬噸。

菲律賓生鐵的輸出於一九三九年亦達到高峯。雖然他們輸出從不會達到馬來亞輸出的水準，但他在日本全部生鐵供給中所佔之相對的重要性，是已增加。一九三九年前十個月，菲律賓輸出爲九十六萬八千零二十四噸，這即是說，他比一九三八年全部所輸出的九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噸多出五萬八千噸。在同年之前六個月所輸出於日本者，比一九三八年同時期的輸出，則多過百分之五〇。最近從菲律賓接到的數字，表明一九三九年生鐵輸出之價值爲二百五十四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美元，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五十萬零九千四百五十一元。

一九三九年馬來亞和菲律賓兩地對日本生鐵聯合的輸出約爲三百萬噸，比一九三六年兩地合共的輸出，增加八十萬噸。一九三九年的數字，亦可拿來和一九三七年之數字相比較。那年馬來亞和菲律賓共約輸出二百三十萬噸，佔日本全部生鐵輸入百分之四〇。由此看來，日本在鐵供給方面之依賴於東南亞，是顯然的。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因素，均使我們預斷日本在將來對東南亞之依賴性還要更大，而不會更小。

其他東南亞鐵礦的富源，最後也會跑到日本去。菲律賓在敘利果（Surigao）的五億噸之鐵蘊藏，還沒有開發；而且在最近數年內也沒有一個進行經營該礦務的計劃。此等蘊藏的鐵，比已經開發者，較爲低

級，而附帶發現之錳及錳又使該礦之開採費用浩大。低級的鐵礦在暹羅亦稍有之，但也是不會開發。牠的開發如將在現在暹羅有民族主義思想的政府管理之下進行，則其所得之鐵礦，恐怕只能供給其本國的需要。

有許多事實表明印度支那不久即將成爲日本鐵的輸入的一個附帶的來源。該處開採礦務已進行好幾年，一九二六年時並有一千一百五十八噸船貨運往日本。受了這個發現的鼓勵，台灣開發公司於一九三七年曾計劃投資並經營印度支那鐵礦，如其他的日本企業家在馬來亞之所爲。唯這些計劃於一九三八年九月時便被推翻了。那時印度支那政府禁止生鐵和銻的輸出；或且是因爲政治的原因，但所正式宣布的理由則是說，本國的鐵應留爲國內將來軍火工業建設之用。

法國人的此種行動，係追隨着澳洲的類似發展，戰後數年間，日本已從澳洲取得少量的生鐵。自一九三二年以降，其增加是頗可觀的，一九三七年達到六萬六千七百九十五噸。在那年，日本鑛業公司（經過一英國公司經營業務）曾決定開採西澳洲延皮海峽（Yampi Sound）的未經開採、而極豐富的鐵鑛。該公司預料於一九三八年左右，每年可生產一百萬噸。但是這個計劃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便被破壞了，那時澳洲政府實行禁止生鐵的輸出，只許保存作爲澳洲自己鋼鐵工業應用的資源，雖然日本因印度支那和澳洲兩地輸入停止而受的全部實在損失，只是六萬七千九百五十三噸（以一九三七年之數字爲根據），並且還可由馬來亞和菲律賓的加額的輸入來抵補而有餘，但其每年損失可能的輸入則達一百萬噸，而這對日本將來輸入之計劃，乃爲一嚴重的打擊。新卡尼頓尼亞（New Caledonia）方面之可能輸入，也是不定的。一九三八年時，雖組織了一個法日公司，由日本資本共同開採蘊藏的生鐵，每年可望生產五十萬噸，但是法國當局可於任何時候堅持要將生鐵留爲戰時需用，如他們在印度支那所做的那樣。

除馬來亞和菲律賓的鑛藏以外，荷印的鑛藏現在也是東南亞中最有希望的。一九三九年時一個爲洛

特敦 (Rotterdam) 廠家所作之地理調查，是在近婆羅洲東南海岸之普魯·魯特 (Pulau Laut) 附近進行着。據報告，那裏的鐵蘊藏，約有一億一千七百萬噸，其中真正的鐵，約有百分之五〇。人們希望用兩年時間即可使該礦開始經營。估計第一年生產量爲三十萬噸，第二年爲六十萬噸，以後每年爲一百萬噸。每年生產之一部分，是用爲輸出，一部分用爲發展本國鐵工業和鋼工業。其對日本企業家的談判，在報告的時候，即已舉行。相信他們是歡迎這個新的鐵礦源。如果日本能够輸入婆羅洲估計中的每年生產量之一半，並且從馬來亞和菲律賓所輸入的鐵，也維持一九三九年之水準，則他在三年以內從東南亞每年輸入之生鐵，至少可以增至三百五十萬噸。但是，德國之佔領荷蘭，將很可以阻滯婆羅洲鐵礦之開發。

後述這一點，特別應重視，因爲歐戰和中日戰爭對於東南亞各國政府之形式和國籍，及其貿易政策之政治影響（比任何其他的影响都大），是可以最後決定日本之能否繼續從東南亞取得大量的生鐵。至於非政治的發展也可以自動地使東南亞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不成爲日本之生鐵來源地。這個非政治的發展，便是本地鋼鐵工業之建立。這樣的一個發展，和東南亞所有各國之政府人員所提倡的計劃，是相一致的。鐵礦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之利用，均已足夠；合金在東南亞及附近各國之內，也無問題，荷屬東印度生產銻、錳、和鎳。馬來亞每年輸出三萬噸的錳並少量的錫。暹羅有未開發的硫鉬礦。印度支那輸出少數的錳、銻、和鎢。菲律賓則輸出頗多的銻和銻兩項礦產。此外錳又可由印度輸入，銻及鎳可由新卡尼頓尼亞，而鎢可由中國輸入。

但是，東南亞建設鋼鐵工業，有一個嚴重的阻礙，便是完全沒有焦煤，東南亞每個國家雖都生產若干煤（暹羅除外），但都是在本國內消費的。只有印度支那是煤之輸出者。但是這些煤是高級的石炭，不宜於作爲焦煤。整個說，東南亞是煤之輸入者，而以澳洲爲其主要的輸入來源。唯一能以自己的生鐵和焦煤來經營鋼鐵工業之地，只是東南部婆羅洲而已。東南亞其他部分，如欲試辦此項工業，只有以兩個可能爲基礎：從澳洲和印度輸入煤，或則廣泛地應用近代以電熱（此電熱可由東南亞豐富的水力源造成）鑄鐵的方法。可是，據我們所知道，第二個可能的發展，在最近將來，是不能計劃進行的。（一辛譯）